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三

申左氏膏肓敘

隋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有服虔膏肓釋痾十卷今鄭氏所箴尚存百分之一二而服氏之書亾無由窺見何劭公申李育之意甚可惜也然何君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于劉歆等之坿會本在義而勿辨之科則以東漢之季古文盛行左氏雖未列學官而嚴顏高才生俱舍所學而從之久矣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坿于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強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觀其文辭贍逸史筆精嚴才如遷固有所不逮則以所據多春秋史冊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後人所能坿會故審其離合辨其眞僞其眞者事雖不合于經益

可以見經之義例如宋之盟楚貿以衷甲先晉而春秋不予楚是也其僞者文雖比于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如展無駭卒而賜謚耶伯爲王朝卿子叔姬爲齊侯舍之母鄫世子巫爲魯之甥是也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余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删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于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眞幸國語太史公書時有以導余先路而深惜范辨卿李元春何劭公諸老先生之書多佚無能爲左氏功臣者今援羣書所引何鄭之論三十餘篇評之更推其未及者證之以質後之君子未知其有合焉否也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日武進劉逢祿叙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三

武進劉逢祿學

左氏申膏肓

隱公篇

元年不書即位攝也　何休膏肓曰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鄭君箴之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且公羊傳宋穆公曰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春秋隱元年疏禮記明堂位疏）

申曰周公踐阼保文武受命非居攝也何鄭俱生漢季狃劉歆王莽之邪說隱公之讓春秋探其意而成之著立子法名之曰攝而不行即位之禮非典要也宋穆公之事春秋大居正

已歸禍于宋宣亦未以穆公之攝爲典要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　何休膏肓曰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元年疏王制檀弓疏）

申曰踰月之文蓋非左氏之舊此短喪之萌芽其禍發于王莽不爲功顯君服矣且士之姻皆在國中安得有外姻乎

桓公篇

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何休膏肓曰左氏以宰渠伯糾爲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

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君箴之曰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畧言子不名之至于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桓四年疏

申曰此係亦劉歆所僞竄也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

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何休膏肓曰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為短鄭君箴之曰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桓九年疏

申曰世子行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

莊公篇

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傳于外非禮也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必築于宮外 莊元年疏

申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例築于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讐辭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爲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爲讎討桓又不爲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弑兄而遭弑之桓公一則以王姬之貴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忘讐忝親而爲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于吳楚此又天討黜陟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　何休膏肓
曰楚鄧強弱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
若剖腹去疾疾雖止而死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楚之強盛從
滅鄧以後于時楚未爲強何得云強弱相縣（莊元年疏）
申曰據左氏楚武王時已合諸侯于沈鹿讓黃伐隨鬬鄖敗
鄖敗鄖復被盟貳軫矣安得云未強乎據經則穀鄧已滅于
楚而爲萬公子魯因知左氏所據史文非夫子所據也
十九年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君子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何休膏肓曰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
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路左氏以爲愛君於義左氏爲短
鄭君箴之曰鬻拳楚同姓有不去之恩（詩柏舟正義）
中曰同姓之臣以道去君欲避之兵諫孰爲知權必有能辨之

者

二十有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何休膏肓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于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之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于社者取經宛句耳禮記祭法疏

申曰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

僖公篇

二十有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

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考異郵曰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詩大明疏

申曰緯亦出于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經旨也何君之于緯擇善而從之亦則固矣

文公篇

元年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何休膏肓曰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文元年疏

申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尚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

此條亦出附益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

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何休膏肓曰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 檀弓疏

申曰此鄭違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宜之禮乎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于義爲短鄭君箴之曰禮天子于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 文五年疏

申曰諸侯合士則可天子合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

貴賤各殊也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主于敬一使兼兩喪又于禮既襚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君箴之曰古以爲綏拔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譏之故九年經

申門遂施于死者形施于生者鄭不足爲難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又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　何休膏肓曰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

十年而無畝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文十八年疏

申曰鄭箴無攻據尚書注鄭以放四凶之文在封山濬川下以爲在禹平水土後則非也左氏引夏書曰地平天成自是禹作司空之事今以屬八愷則未知孰爲禹也布五教自是契作司徒之事今以屬八元則未知孰爲契也顓頊即高陽今于高陽之子曰世濟其美于顓頊之子曰世濟其凶誣矣

宣公篇

二年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　何休膏肓以爲合于古道鄭君箴之曰狂狡臨敵拘于小仁忘在軍之禮戮之義合于讖詩大明疏

申曰[illegible]可從也此即攻異鄭制宋襄之說然狂狡

蓋欲生致鄭人亦非古道

五年冬來反馬也　何休膏肓曰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于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異也據士禮無反馬甚失之矣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此婦車出于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襛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今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

其由也禮雖散亾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其嫁娶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一作故行反馬禮也宣五年疏鵲巢疏士昏禮疏

申曰春秋之禮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尢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

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何休膏肓據公羊譏世卿以難左氏附蘇氏釋曰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 宣十年疏

申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諸卿之子嘗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

于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于經故于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于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弒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伐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

成公篇

八年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何休膏肓曰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短鄭君箴之曰禮稱納女于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于國君一作諸侯直云酒漿不得

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成八年疏

申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共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此條亦僞而有本者鄭又以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

十有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何休膏肓曰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君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成十四年疏

申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貶絀之辨已詳前文

十有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　何休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時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 成十七年疏

申曰范文子正色立朝免君于難僅以祈死全名雖愈于叔孫舍之遺禍而祈死要非君子所貴也

十有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 云云所以復霸也

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強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

備見彊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王者有強者即世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惑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 成十一年疏

申曰左氏自論史事非春秋假桓文爲方伯之義故不數晉悼何氏未爲失也

襄公篇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何休膏肓據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不言祈穀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孝經主說周公之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

子親藏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與獻子之言
合又曰周天子郊天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郊天卜用正下
旬之日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二月三月故有啟
蟄而郊四月則不可又曰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
詩魯頌疏周官大宗伯疏曲禮疏
申曰魯僭郊而避夏正禮載獻子之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于上帝康成說郊特牲魯之始郊日以至是也啟蟄為夏正
月中氣三王之郊皆以之夏時正月啟蟄初歲祭易益卦氣
正月爻云王用享于帝是也左氏此篇及凡祀啟蟄而郊箴
皆出埼盆

十有一年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何休膏肓曰
作三軍左氏說云魯公室休以為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

爲短鄭君箴之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邦兵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襄十一年疏

申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三軍爲卑公室出于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名侯國軍制耳

十有九年四月丁丑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輅使以行禮也

何休膏肓曰天子車稱大輅諸侯車稱輅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襄十

九年疏采薇

疏辭爽疏

申曰采薇之言天子之大夫車可稱路猶不得云桑大路也齊桓服大路會君棄大路且爲踰制況陪臣乎叔孫豹受路而生勿敢服斯得禮矣使以行安得爲禮

二十有四年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　何休膏肓曰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之道輒爲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于義左氏爲短襄二十四年疏

申曰程鄭以嬖幸而求君子之器其死以亢也然明不以此立論而反以其謙言爲惡朕違書盈福謙之理所謂不幸言而中也

昭公篇

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

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何休膏肓曰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氷也若今朝廷藏氷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氷何故或不雹君言有之于古者必有驗于今此其不合于義失天人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氷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歟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氷凍所聚不取其氷則氣蓄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怨陽薄之則合疑當作散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氷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

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氷之禮不可廢耳昭四年疏

申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矣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于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俑也豈聖人之所許

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云云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何休膏肓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于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于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君箴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

令寡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爲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疾疫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眾愚將惑故幷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于此也 昭七年疏

申曰如良霄宜繼子產宜早立良止而黜駟帶公孫段以弭厲于未然如良霄宜誅則莫其游魂禮固有族厲之祀矣左氏好言怪力亂神之事非聖人之徒也

十有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曰宋衛陳鄭也　何休膏肓曰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謂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昭十八年疏申日梓慎闚望氣非見火矣然左氏旣云數日皆來告火又云陳不救火陳去魯較遠皆急于救火而急于赴告乎

二十有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云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何休膏肓曰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嫡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人君君之一作所賢下人一作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

如升爲公卿通計定作綜嗣之禮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囧立長矣囧一作以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囧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周禮太卜疏昭二十六年疏文王疏檀弓疏

申曰文家質家敘媵立子之法雖變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能升何氏之堂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不信不足以難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公卿有大功德則封建之如伯禽封魯而周公支子之在王朝者

不世爵而世祿安有絕世之疑也

何休曰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稱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爲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傲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

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周官大司徒疏

中曰左氏好記瑣事如御叔篇全不涉經者左故也如黑弓篇妄增邾字設爲傳春秋者非左故也何君不攻其本而治其末未爲知左氏矣

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箴膏肓從其義曲禮疏

中曰鄭從說題辭是巳左氏以魏絳受女樂爲禮非也

武進劉逢祿學

左氏春秋攷證原敘

左氏春秋之名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所據舊名如此故西漢太常博士皆以左氏爲不傳春秋此改稱春秋左氏傳蓋始于劉歆七畧而東漢人以譌傳譌倘書僞孔序託于安國而有稱春秋左氏傳之言此作僞明徵也太史公從安國問故豈有史公所見尚是左氏春秋而安國乃先見劉歆所改名之左氏傳者哉且其書不盡邱明之本眞故漢書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而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見王莽傳又歆以秘府古文書經爲十二篇曰春秋古經不知公穀鄒夾皆十一篇乃夫子親授舊本歆惟既造古經故悉敢于

續經書至三家分晉尤妄作之顯證其傳中則坿會史記魯君子左邱明之詬多設爲君子曰書曰云云類多鄙倍之譚聖門五尺所勿道致唐宋以來攻左氏者皆以爲口實則歆欲爲公羊之蟊賊先爲邱明之罪人矣又臆造爲不赴告故不書不行禮故不書即位之屬使宋以後謂春秋第據赴告之文別無義既則不特邱明之罪人尤爲聖經之蟊賊矣予深懼焉嘗表其本眞發其蘊匿以爲左氏功臣故推本國語公穀史記漢書述爲廣膏肓一卷專闢劉歆之僞以補任城膏肓所未備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日武進劉逢祿叙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四

武進劉逢祿學

左氏廣膏肓 原名左氏春秋攷證

隱公篇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

雖曰案史記魯世家云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取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太史公所見左氏舊文如此今本乃比附公羊家言桓爲右媵子隱爲桓立之文而增飾之不知聲子幷非繼室且經書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同文則穀梁謂仲子惠公之母者是也公羊此篇特著質家立子法改作

養一齋校刊本

杞實既謬譏周司馬貞反因僞左氏以疑史記尤失甚矣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難曰此類皆襲公羊而昧其義例增周字尤不辭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難曰此類釋經皆增飾之游辭不可枚舉未王命云者欲以亂春秋當新王之義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難曰此類經外所無之事皆增飾游辭以惑人又特爲發傳故作體例意謂惟左氏眞親見不脩春秋非公羊所及耳不知春秋城築悉書以重民力非僅紀君命也若果無君命而擅興工作正當變文以誅之削而不書豈春秋之義乎城郎非疆運田之義何爲帥師乎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難曰凡書曰之文皆歆所增益欲以解左氏不傳春秋之駁耳朱彝尊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追逸賊最淺公羊勿與與之地按公羊與地也讀如預非與之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云云皆望文臆度不知全經之義例春秋殺世子母弟目君者親專殺大夫爲重故稱君以罪之若謂稱鄭伯爲僅譏失教則晉侯殺申生亦稱君豈申生亦失教乎曰謂之鄭志謂之宋志若云親見百二十國寶書耳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難曰此類既非釋經敷衍無謂凡引君子之云皆出歆所附益以附會史記晉君子左邱明之語發

凡于此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又云豫凶事非禮也　難曰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同例穀

梁謂追賜惠公母者得之此言緩者襲公羊不及事之說因

又造爲豫凶事之謬誣天王誣左氏實甚矣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難曰故增體例與費伯條同且蜚爲記

異非爲災之物也凡傳中所云不書者皆仿此今不備舉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難曰欲逃張三世及誅得臣

之義實則襲其義似是而非者也

二年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難曰公羊經文紀子伯傳云無

聞者謂伯上有闕文耳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鐘鼎石鼓

可證者多其合子帛爲裂繻之字則杜預聽說也果臣先于

君其亢莫甚而稱字以褒之乎若謂褒其先來覲隱則履緰逆女譏紀子不親迎無善其親隱義豈其君受譏文而其所使之大夫反得特褒乎若云抑莒子序下者為前入向後伐杞則莒子入國取邑本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況抑之亦並先言莒子後言莒人乃明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嫌疑辭經有明例安可附會至莊四年傳述西周時紀侯譖齊哀公于周則從後追加之辭猶左氏述石碏稱陳侯為陳桓公古人文字疏漏非謂紀非子爵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難曰此類皆無稽之言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

葬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難曰尹與
君古文多借以天子之大夫爲隱公之母而襲公羊毋不終
爲夫人之說以文之欲逃公羊譏世卿之義也不書姓爲公
故曰君氏春秋有此書法乎

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云云　難曰不論君臣
名分而專疏交質子之無益呂祖謙辯之正矣或非左氏之
僭則已果出左氏豈親傳春秋者所見顧出聖門五尺童子
下哉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難曰此襲當喪未君不稱使之意
而不釋求賻之非禮豈既葬而求金幣遂免于譏乎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難
曰鄙倍之辭眞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且子遭弑

安能覆國以此爲春秋大義究其始爲國師公繼復謀簒莽也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豈知賀家適子死先立弟者謂建儲法非以有子不立皆立弟繼兄爲法宋世家引左氏而論贊仍以公羊義正之朱子亦謂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矣卓哉

冬齊鄭盟于石門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難曰長歷以庚戌爲日誤左氏親據國史當不若是蓋歆之徒附益而失攷耳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傳陳魚而觀之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難曰周學紀聞引朱子曰據臧僖伯言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云云明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魚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今案左氏首尾皆言觀魚疑舊文無陳魚而

覩之五字附益者見左氏有射意改經作矢魚改左氏訓矢爲陳而增以書法故顛倒五經之罪公羊與左氏均受其病矣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傳夏盟于艾五月庚申鄭伯侵陳　難曰庚申者緣經辛酉而附會也旣移五月于庚申則盟艾當仍辛酉而次下乃合獨仍夏字于盟艾而去其月日顛倒若此心勞日拙矣惡之易也必非商書質奥之文則所述周任之言亦不可信朱子以左氏所述君子曰皆鄙陋不知皆歆所僞託也此節尤與本事無涉舉此可以隅反

七年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　難曰欲以逃公羊不與夷狄及責不反位義也

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難曰鄭安得祀泰山亦安得祀周公此欲以遂公羊擅取王田之罪耳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　難曰丙戌日誤說同三年庚戌

無駭卒羽父請氏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命以字爲展氏　難曰欲遂公羊疾始滅之義故言卒而後有氏族以見入極時本無氏也不知經有追書之法且公羊所謂何以不氏者謂不書公子非不書展氏也如公子彄不氏臧可證也公子遂之孫方爲仲遂而經言仲遂知同以不稱公子爲貶文不以氏仲爲異也不然遂豈無罪乎

十年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難曰戊申之誤說同三年庚戌又案十年左氏文闕皆附益也君子謂鄭莊公可

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云云

尤鄙倍之譚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辨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以踐土之

載書附會其說然經書會次序皆本王會者爲之踐土以晉

宋序鄭衛上洮油仍以蔡序衛上祝鮀之言亦出附會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

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辨曰滅人之國逐

人之君分人之地專封其臣下此而知禮孰不知禮歆之心

術學識若此乎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君

子是以知息之將亾也　辨曰君子之文屢出疊見祗形僞

陋耳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　難曰凡例皆附益之辭

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難曰此隱六年輸平事非爲公子時也

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不書葬不成喪也　難曰羽父方欲文飾討賊豈肯不成喪禮以自表其弑君之跡豈弑君而成喪便可書葬乎此欲以迷公羊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耳春秋大義而欲廢之其罪大矣

桓公篇

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十二年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難

曰棠紀子進侯來朝加月杞公黜子之義公羊師承不可易矣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于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戰國所撰然所謂侯公夏公即杞宋也稱侯不可也六年之文亦出附會而仍經紀侯之文者則緣下經紀季姜之文明于日星不能改爲杞季姒歟

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難曰翬先君之罪人故去公子今君之力臣故加公子乃曰修先君之好如欲之仕莽眞漢之帝族哉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難曰老臣稱字正也父在之說無稽又案是年左氏文闕秋冬之事欲遂經去二時之義也

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　難曰今左氏以佗爲五父史記陳杞世家以佗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是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兒案歸今左氏以桓公子躍爲厲公經于躍未葬謚不可攷蓋史公據世本及左氏舊文固與歆所附益本不同也

王以諸侯伐鄭　秋大雩書不時也　難曰文兩言秋是作僞者失檢之明證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難曰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蓋春秋家言之見于禮者豈此等無稽之說哉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難曰卽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欲遂經夫二時之義耳是年左氏文闕

八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雛曰晉人春秋以前晉乘蓋略晉世家所據蓋世本及左氏春秋舊本今本左氏不合者多出歆等附益

九年巳子使韓服告于楚云云冬曹太子來朝云云　雛曰是年左氏文闕曹太子來朝云云蓋附會也巳子歸年月無攷何由廁此說見莊二十有六年

十年初虞叔有玉云云冬齊衞鄭來戰于郎云云　雛曰是年左氏文亦闕虞叔歸年月無攷强廁于此

十一年　雛曰楚屈瑕篇年月無攷囙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劉歆强增經文後世合之徒滋幽歸耳

十二年　雛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

月亦無攷

十三年　辨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辨曰以天災爲不害眞劉歆之謬說若然則春秋止爲阿諛逢君者之藉口耳是年文亦闕

十六年　辨曰是年亦闕衛宣公篇蓋毛詩家言辨見顧棟高說衛世家以夷姜爲宣公夫人非烝于庶母也又云伋母死則亦非縊也史記本左氏春秋以爲世家何往往不合如此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　辨曰戰者內敗文如升陘可徵也歆欲顚倒其義而于經文妄增臭字尤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辛卯弒昭公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辨曰遭弒而云知所惡君子

人與是年文義闕諸國始末序次草畧或采他書附益

莊公篇

元年至七年　辯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考或舊文與前伐羅篇相次而欲强移易與

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辯曰衛宣公以伋屬右公子以壽屬左公子及伋壽爲朔讒死故二公子逐之而立伋之母弟又請于王朝以定其位故春秋書衛侯朔出衛入衛皆名以絶之而不著黔牟之名者所以不絶之也齊魯伐衛納朔之時書王人子突救衛所以明黔牟之立

為君而罪齊魯之拒王納賊也其後朔怨周之容黔牟乃與燕人伐周以立子穨而逐惠王是朔者王法所必誅而黔牟則得國最正失國無罪者左氏之說與春秋違可謂好惡與聖人同者與啟但欲與公羊立異豈知先畔春秋乎

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難曰此事何休注亦失之左氏此條則欲與公羊讓魯之說立異而尤非情事也朔本齊出故齊襄公帥諸侯以伐衛而納之又恐伋黨不平終爲後患復強使伋之母弟頑與宣姜通以兩解之鳥獸之行獎淫助亂然則魯之納朔資齊援之故事畢使衛謝之豈待文姜求賂哉春秋從其起意立謀不書衛人而書齊人來歸所以惡齊襄也書衛寶所以惡魯通仇助亂也

十三年　難曰文闕

十五年　難曰文闕
十七年　難曰文闕
十九年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難曰愛君以兵是非君子
之言范甯糾之矣
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注此年經傳各自言
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
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正義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
須說其所以此去丘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
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
明上　難曰左氏不預七十弟子之列故未聞口授微言大
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爲之本不必
比附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爲傳春秋或緣

經飾說或移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書以實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時遂不暇比附經文更綴數語要之皆出點竄文采便陋不足亂眞也然歆雖略改經文顛倒左氏二書猶不相合漢藝文志所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是也自賈逵以後分經附傳又非劉歆之舊而附益改竄之跡益顯矣

二十七年　難曰此年左氏文闕每于年終分析晉事附益之跡甚明蓋左氏舊文之斷如春秋前則云惡之二十四年獲麟以後則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附春秋年月自歆改竄而舊文遂亂經文如日月增益古文本轉可相校而左氏之眞不可復見則其罪尤不可逭也

二十九年　難曰文闕

三十年　雜曰樊皮之事未知在是年否楚公子元事宜續二十八年是年文蓋闕

三十一年　雜曰文闕

閔公篇 案歆所造春秋古經有此篇非古也

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　雜曰案左氏謂季子受成風之屬利慶父之弒二君而以立僖爲已功故于子般之弒季子奔陳至是召而復之則非春秋所貴也且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請復季子季子未歸之前安得自汲汲與齊桓盟何君不信左氏云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莊齊恐爲國難故季子如齊閒之本閔公託齊桓爲洛姑盟書歸者使與君致同其識確矣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

難未已　難曰公羊經傳明于日星不但齊無仲孫氏而已作僞者既失檢慶父如齊之經猶竟慶父此時在魯妄造爲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說後復兩言歟以彌縫之全不顧經文慶父出魯入魯之實蹟作僞勞拙殆無是比

僖公篇

元年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　難曰此欲逃公羊伯討之義也是年文將遷邢封衞事已見前賜齊之事以竄爲之

五年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云云　難曰來告一語所增也使士蔿事宜籀

奔屈下

六年許男面縛銜璧　難曰文本昭公四年附會者往往取前

後舊文演成之而誣及武王微子則劣甚矣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勿致也　難曰祔廟不得言致泪令妻壽殁以妾配尊之事說詳公羊箋篇
九年春宋桓公卒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難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爵自天子達于子男一也作僞者見書沖人非在喪之稱因變之曰小童不混于夫人自稱乎又見經有宋子陳子衛子而鄭忽出奔鄭伯伐許不稱子則僅曰公侯曰子不知忽不稱子以正合伯子男之義伐許不子無子道絕之于子行也春秋之體異于禮經若禮世子喪畢當受國天子而後成君豈撫王而自立者哉凡例之謬不勝舉也

十四年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難曰季姬之越禮僖公之失教邾人之殘忍經文甚明此欲逆公羊之正義橫造此語而不知經文十五年季姬始歸于鄫也若如此傳春秋何為書之哉

十五年穆姬聞晉侯將至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難曰釋文自曰上天降災下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當有有是後人所加也盧學士文弨攷證四十七字適乃舍諸靈臺數在內靈臺杜有注鄭縣釋文有音則本不在內故定為四十二字此文見列女傳文小有異同服杜以後尚有改竄則歆以前之汨亂尚堪辨邪而世人襲為故常何其不

察也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離曰經在十五年僞傳已演之此又重出抑失檢矣

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離曰經爲齊桓諱而不疑于魯以内不言滅也
欲不抑邪抑故汨亂之邪

十九年夏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離曰果爲宋襄所使經宜以宋襄首惡不應專罪邾人此事自以公羊注爲得實作僞者以十四年季姬遇鄫子既無預于邾故此又移罪于宋耳與所孔氏曰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鄫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説于宋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迎不可

通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乃左氏謬釋經文必廣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

二十一年冬公伐邾杜注為邾滅須句故　難曰須句邾邑也果以國滅來奔反國經宜悉書此伐邾者自以邾用鄫子故也鄫子僖之壻也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難曰款欲以赴告之文祝春秋宜乎經可續也

二十八年晉侯殺顛頡以徇于師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難曰顛頡有從亡功而殺以徇是謂忘舊與魏犨同罪而舍犨以殺頡是謂失平謂曰能刑抑款之所謂君子耳

文公篇

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云云　雖曰此類蓋古術法非左氏之文履端于始謂氣朔同日古法以爲術元舉正于中謂中必在其月歸餘于終謂中氣在晦則大餘小餘滿一月下乃置閏也注疏似未得劉歆意困學紀聞引通鑑外紀目錄曰杜預長術既違五年再閏又非歸餘于終但據春秋經傳攷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術也春秋分記云長術于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術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爲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强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元以來爲長術通鑑目錄用之

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

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辨曰兩誣君子妄甚
鄭祖厲王蓋緣左氏有鄭災徙主祏于周廟之語以后稷況
僖以后帝況閔又以姑況閔以姊況僖識禮無禮擬人不倫
以視國語此篇眞僞立判矣故知所謂君子曰者皆歆所竄
衍也不然何游談不根若是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辨曰經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
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
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闔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
氣應行之政統于前月布之也歆視餘分閏位爲正統立其
爲國師嘉新公矣

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聽穆襄之族帥國
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

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難曰公羊家以爲內娶之妃黨

左氏則公族也然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

云魚氏世爲左師豈大司馬所謂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耶

固即此文公孫固也六卿之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

攻宋世家諫泓戰者即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

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

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年表又

以杵臼爲襄公之子與今左氏絕不合是則殺人者旣無主

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免而外昏姻可

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偏置其妃黨也

勿勝而反爲所殺耳若大司馬固權重公卿俱爲公族同官

日久忽比子祈王爽之昭公而自戕其黨類且爲亂兵所殺

一似絕不握兵而與公族素不相知者左氏善于事必非其舊且此文未云昭公即位而葬尚有闕文將去羣公子則既即位矣欲去羣公子而與樂豫謀豫諫又不聽俱非情事眾也者襄公卒曹殺大夫傳而失之晉三郤鄭三穆不眾于固與鄭乎言非其罪而不名則孔父荀息仇牧洩冶皆當其罪而書之不亦君雖者反非罪乎

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

雖曰既殺公孫固卬即為大司馬矣樂豫舍司馬以讓卬何為乎大司馬公子卬既握兵節且樂豫亦戴族又有讓卬之美乃因王姬而殺卬非情事也王姬不見禮而主謀以殺公黨亦非情事也此篇宋世家及年表俱不載知非舊文

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弒舍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雖曰子叔姬與單伯之罪公羊穀梁皆同齊世家舍之母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此史公所據左氏舊本也歆改竄左氏而曰子叔姬妃齊昭公于文爲不辭于事爲失實徒欲以汨公羊經義故縱淫人亦可醜也

宣公篇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雖曰自此言出而仗馬寒蟬者得志矣非論語仁比干春秋撥亂世之義也眞莽國師之言也

十年齊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

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難曰尹氏立王子朝以朝奔楚亦非罪乎不關崔杼見原春秋

十一年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難曰以入國納亂爲禮貧共莽國師之言也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難曰人火亦天也春秋別大小書之耳內不言火有小災如大災自治責嚴也外不言災治人以恕也四國同日俱災如亾天下君子懼焉宋書災存王者之後也周災不志志者天黜周命而災中興之禮樂聖人因存爲二代之後變京師爲成周見其義焉火公穀作災當從之非與陳火爲例也

成公篇

九年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

人執諸鋼犍樂書伐鄭楚子重救鄭　難曰凡例以稱人而執爲執有罪固不可通矣鄭自受盟于蒲經未着其背中國故執之非伯討也作僞者以其例不可通遂誣爲受賂而與楚會又飾子重救鄭不知楚自盟蜀之後恃其強暴再爲伐鄭後復潰莒入運豈以重賂求鄭者哉

楚遂入運邑無備故也　難曰運故莒與齊魯相接之地然經于四年書冬城運于此書楚人入運不蒙莒潰言遂明內之鄙邑也且潰國都重于入旁邑果莒邑不書也書潰之義亦非僅責無備滅者上下同力效死弗去之辭潰者下叛上之辭凡例亦以民逃其上曰潰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結之雖日繕完城郭亦同于梁亡而已

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葬

之也　雖曰同姓侯相會葬是為得禮不為辱必不諱也猶
去葬自因殺趙同趙括偽傳不知妄云諸侯莫在無稽甚矣
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雖曰晉楚同盟經文不見有
無末可知要與會于瑣澤無涉也
十年晉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
其太子而自立也　雖曰負芻之罪處不必立之地不待子
臧奉喪反國而自成君耳果殺太子經當書之

襄公篇

四年公請屬鄫晉侯許之五年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
比諸魯大夫也六年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雖曰莒人滅鄫
之事經文及公羊傳注皎如日星矣此篇及世子巫如晉會
于戚滅鄫取鄫之傳皆虛造事實

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難曰經自為中國諱故迂回其文于駟之罪于討徵舒崔杼等例之矣若僅據赴告為文彼權臣弒君未有不以疾赴者左氏尚不肯據以爲文而謂春秋王于討亂賊者轉為亂賊所愚乎

十四年士鞅奔秦　難曰秦伯之問不可閒隔横安書法增入之蹟宛然左氏必不為此

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難曰今經書衛侯衎出奔齊則非據赴告之文矣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難曰若僅言諸侯之大夫而不言豹及則嫌于豹與會而不與盟經自有一事再見卒名之例見其奉君命以始終也

自劉歆等妄附書法而鄭賈服杜紛紛聚訟本不足辨去族非滅國如無駭大逆如翬遂不書此例即以此文而論豹正得聘禮出竟專行之義況公命為季孫所誣苟圖私便不恤國體豹所深知者乎自偽書法出而國忠促舒之戰秦檜掣武穆之柄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又案傳文云乃盟晉楚爭先與黃池之會辛丑盟吳晉爭先文法正同今于乃盟之下羼入書法一似乃盟專屬叔孫豹必非左氏舊文也

又曰書先晉晉有信也　辨曰晉中國之霸屈建即不以詐而得主盟夫子何忍與之固知左氏不必比附處乃真舊文也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魏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辨曰姚姬傳以明主為三晉以後之稱此時魏亡已久適見其誣耳今案史記明主作盟主要為魏人所託自

是確論季札時安得有十五國風雅頌得所之詩孔沖遠反以古詩三千餘篇爲史公謬說識亦殊矣

昭公篇

元年楚子麇卒傳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難曰經書楚子麇卒無變文則圍之弒疑也昭四年慶封言弒其君兄之子麇蓋亦傳聞之語劉所纂者幕而素有無君之志人多疑其弒麇穀梁亦有弒其君弱其孤之語弱其孤者謂殺幕而奪之位耳亦未必殺之也不然經何以書卒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難曰此襲公羊會及暨例而附之杜預誤合齊侯伐北燕爲一事不知燕及齊平所謂外平不書也卽燕齊平亦當書北燕伯及齊侯盟如僖三十

年衛人侵狄狄秋衛人及狄盟矣彼不隔年猶復出衛人皆盟以別內及外乎之文則此之內暨齊乎甚明也杜氏不惟不察作偽者之狡猾又不達作偽者之文理

九年陳災　辨曰詳神竈之言左氏亦作陳火作偽者欲比附其天火曰災之例而改之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辨曰左氏此為益衍之鄭書宋衛以下係經附飾之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梓愼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　辨曰此非敬天命之言也

二十三年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辨曰晉人從王取郊鄩不必書晉

人國邪者拉取天子之邑也二師之說烏乎至

二十八年夏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難曰以食我爲助亂則受賂枉法者得志矣

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　難曰齊豹非大夫故稱諸盜僞傳又謂求名不得亦非齊豹之倫彼大夫相殺臣子弑逆豈盡加桓温之思遺臭萬年爲大丈夫者邪此等議論似有理而大亂真其不講于何氏之例王子札矣

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難曰此篇重定元年作僞者比附經文而失檢耳

定公篇

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難曰不稱夫人者春秋以哀爲未踰年假以見妾母不稱夫人之例本不必起于異邦也爲之築宮使公子主其喪祭正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難曰案經書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傳卽欲以禮也二字釋經亦迂今錄經文作僞者至襄公以後亦甚艸艸矣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難曰不稱夫人卽不稱小君矣曰不成喪誣哀甚焉自春秋諸侯皆以尊妾母爲孝而不顧卑其先君是傳所謂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者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難曰農功既畢而以君命築城何爲不時亦何煩赴告蓋經書城築有數義重民力也畏大國也好土功也久不葺俟其圮而更爲之也時與不時當文自見無

傎敗解也

哀公篇

八年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辯曰季姬之事左氏本文或有之以此釋經則出附會蓋經例外取内邑非内有大惡不書滅邾而取讙復邾而歸讙假外醫内之明文也

十二年夏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　辯曰昭公雖取同姓于哀猶之適祖母也即不成喪夫子固必不弔于季氏豈季氏得爲喪主乎

證續經之謬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辯曰經書晉州蒲先幽後弒移十二月之庚申于正月下謹嚴詳密如此杜以彼處有閏十二月庚申實在正月知不

然者何劭公亦明術算其言可信也且弑君之罪重矣何暇詳其先幽後弑哉執爲中國討罪之辭豈可以臣下施之君上既曰陳恆又曰齊人孔穎達引僞例曰齊君無道以縱釋陳恆之罪大違夫子請討之義歆之黨賊養亂也甚矣

庚戌叔還卒　難曰左氏不載歆見左氏固有不詳經事之體而替之

有星孛　難曰經無此闕疑法

成叛　難曰經無此書法

晉侯伐鄭　難曰據左氏及晉鄭世家是時晉臣專兵君若贅旒安得自將伐鄭于事實不合

十六年春王正月已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夏四月已丑孔某卒　難曰言納于

戚則入衛不書如鄭突入櫟不復書入鄭也卽書之亦不當言自戚如衛衎歸衛不言自陳儀也書輒來奔則貴以拒父亦大失經意予還成卽[illegible]成亦無此名字例孔子生卒謹書于傳記宜也而附于經則經爲夫子家乘矣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不識後有妄作之徒如劉歆者敢以亂賊之筆上續聖經而賈逵杜預誣及弟子烏知適歆所以自暴其蹟于後世也哉

悼之四年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雜曰魯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此已稱諡則距獲麟後五十年三家滅知又與國語合公穀口授微言數傳之後著于竹帛其傳至獲麟而止左氏生夫子之後自爲記事之春秋故其書至魯悼趙襄而止其爲不傳春秋也明

甚魯君子左邱明非非論語之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者亦明

甚矣

後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王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
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
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證曰此明孔子自采周魯二史成春秋無所謂與邱明共觀
史記之說也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明微言大義非親
炙不得與聞故子夏以傳公羊高五世至漢而始著竹帛也

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
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
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
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
相亦上觀尚書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
爲呂氏春秋　證曰云魯君子明非弟子故不列于仲尼七十

二弟子傳中也云因孔子史記明在孔子身後但見魯史未嘗口授微言命之作傳也曰成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之春秋並列明其爲紀事之書非說經之書故不名左氏傳也此太史公所見原本如此故西漢博士皆謂左氏不傳春秋其改稱左氏傳者自劉歆七略始故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而公孫祿譏曰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由是言之今左氏春秋所有君子曰書曰云云及飾經之類皆歆所竄入以解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又增造經文十二篇與公穀鄒夾所傳皆不合而藝文志全仍之無識甚矣

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

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厤譜五德　謐曰漢書儒林傳言張蒼賈誼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案此及張蒼傳誼敞傳皆無治左氏之說賈誼新書述春秋事皆與左氏不合張敞陳說皆公羊義然則傳所述左氏傳授源流皆歆所附會引名儒爲重耳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箸文焉　謐曰史記仲舒傳漢興五世唯仲舒明于春秋此云推春秋義者經重義不重事非史比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厤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箸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謐曰儒者斷其義

謂夫子春秋之義惟胡毋生董生子公羊師得之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謂鐸氏虞氏呂氏春秋之類各騁詞說不釋經文即如左氏春秋但務事實多出經文之外而經所有者反累年闕載亦其類也厤人取其年月謂惟取經之年月攷諸家術如劉歆三統術之屬然左氏言年數亦多歆所竄改以傅會其三統厤者數家隆于神運如鄒衍之儔推終始五德之運張蒼厤譜五德亦是也左氏春秋國語五帝序少矣與易春秋禮家言俱不合蓋夫子所不序至因晉范氏祁姓爲陶唐氏之後而云其處者爲劉氏亦歆之徒附益也譜牒獨記世謚蓋史公所據春秋厤譜牒曰古治春秋者皆有此學劉向所謂因譜藝文志有古帝王譜至所云世本出于左氏則誣也春秋國語史公所據古文舊本非藝文志所

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者也以年表所載事實
與今左氏多違知今本非史公所見之舊也
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證曰十一篇者夫
子手定公羊傳所云隱之篇傳之篇是也何劭公猶傳之云
聚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蓋西漢胡
毋生顏安樂以來舊本也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秘府古文
書之而小變博士所習如紀子帛杞侯夏五月丙午宜榭火陳災之屬或析閔公自
爲一篇或附續經爲一篇俱不可知總之非古本也
又左氏傳三十卷　證曰太史公時名左氏春秋蓋與晏子鐸
氏虞氏呂氏之書同名非傳之體也左氏傳之名蓋始于劉
歆七畧
又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

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證曰十一卷皆依經分篇而不附乎經者也蔡邕石經公羊可見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愆期公羊傳注尚係十一卷

又左氏微二篇　證曰此書蓋非左氏之舊或歆所造書法凡例之類也

又張氏微十篇　證曰原注不言張蒼而僞別錄以爲荀卿授張蒼則此及別錄皆歆所託也

又虞氏微傳二篇注趙相虞卿　證曰志于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則即史公所見本也別出此目僞也故知別錄所云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者必非出于向必歆僞託故異其篇卷名目以惑後世也

又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證曰世人多謂二傳詳于義例略于事實不知其事迹詳于外傳而內傳則微言大義存焉以春秋非紀事之書也若左氏國語皆外傳之屬

藝文志論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邱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證曰班氏此段蓋襲劉歆七略之原文故揚左氏抑二傳不過徐力邱明果與夫子同時其觀魯史史公何不列于弟子

既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經所書者或數年不載一事經所不及者累幅不休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異也

漢書劉歆傳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證曰班氏此篇敘次最明可爲左氏功臣矣案方進傳年十三失父隨母之長安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本治穀梁而好左氏爲國師劉歆師是方進所見左氏尚非秘府古文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爲助耳左氏所

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猶用官本經夫子論定則游夏之徒不傳也歆引左氏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始具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附益之明證乎若果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彼則歆亦不待典校秘書而後見也

傳又云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　證曰論語之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縱使云即爲春秋之人亦必未經歆所竄改以前之本也若今本則書未會悼趙襄俱已稱謚非論語之左邱明且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矣要之左氏僅見列國之史子夏公羊則聞夫子之義者也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惟董生乎

傳又云及歆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乃移書讓之　證曰此時尚稱左氏春秋則歆初年尚未改舊名也諸博士不肯置對者以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謂左氏為不傳春秋也漢初諸書頗出多戰國諸子所託又或出歆等改竄之條故博士抱殘守缺恐失其眞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間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託之章句義理淺陋名為春秋左氏傳者耳毛詩逸禮諸儒不辨則因欲存之矣

其書云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文殘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證

曰但以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見古文春秋國語東萊張霸亦見之是眞本也歆欲立其附益之本乃託之祕府舊文反以爲學殘文缺稍離其眞耳經惟尚書梓材有劉向校補若春秋經則自公羊胡毋生董子相傳絕無脫簡曰脫簡者蓋歆欲行其增竄之春秋也傳或閒編者亦此附春秋年月改竄左氏之故

又云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證曰儒林傳膠東庸生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庸生授淸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則非祕府古文伏而未發者也言與此同者援之以自重耳或又傳左氏之語亦出歆所附會

又云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辟雍學者龍老且不能究其一教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
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
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攷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
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證曰聖人文約
而旨博歆畧其雜于精究欲以傳記事實易口説則百家小
説賢于夫子春秋矣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左氏亦不具或逸
禮及他傳記有之要非聖人治天下之本務貴其意不尚其
儀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也若歆之疏蔑先聖緣飾經術以
崇奸回豈不哀哉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　證曰至此遂獨舉左氏不復言詩
禮書者歆所竄改尤為快意也

傳又云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　證曰改亂舊章謂其私竄古文諸本也非毀先帝所立謂其詆謗今文先師之學也二語盡歆之罪哀帝不知故尚以爲歆欲廣道術夫歆亦安知道術特自廣其術耳龔勝節士義不仕莽師丹魯詩大儒建議深合春秋經法自不肯詭隨附和也今不信二君子之言而欲信劉歆之言不亦誤乎

王莽傳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以慰天下　證曰公孫斥其顛倒五經師丹非其改亂舊章是歆同時諸人固皆見其肺肝矣而千載秋荼曾莫覺

悟則是歆不但疑惑當時之學士而并疑惑萬世之學士也

悲哉

儒林傳穀梁謂郎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　證曰歆傳明言章句出于歆則此又言尹更始先爲章句者必歆所捏託也

房鳳傳時光祿勳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于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　證曰此處亦云白左氏春秋可立是哀帝初年尚無左氏傳之名其明證也王龔邛成太后之親非經師也房鳳王根所薦亦王氏之徒也孔光雖依阿而稍知經學家法便不肯從矣

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

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時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大夫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爲太子太傅薦禹于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説曰張蒼傳曰好書律術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術曰蒼又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邃律術目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術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者歆以漢初博極羣書者惟張丞相而律術及譜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也賈生傳曰能誦詩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

其修左氏傳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庳篇一事節識篇一事退讓篇一事皆與左氏不合惟禮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故見其偶有引用即誤以爲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貫公無論賈生之學疏通知遠長于禮制必不爲章句訓故之學且貫公即毛公弟子貫長卿故所云貫公遺學與祕府古文同者也果爲賈生弟子則賈生當亦習毛詩而何以新書中說騶虞并從周頌等詩皆用魯說與毛無一合乎張敞傳曰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最甚君毋下堂則從傅母皆公羊義而與左氏之以尹氏爲聲子者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婦者反絕不同又何也蕭望之傳曰治齊詩日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雨雹對以季專權卒逐昭

公伐匈奴對以大士何不伐虞亦皆公羊義石渠禮論精于嚐服求闘引左氏也善左氏爲張禹亦歆附會要之此數公者于春秋國語未嘗不肆業及之特不以爲孔子春秋之傳耳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後漢書鄭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晩善左氏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故及校三統術世言左氏者多祖于興興子衆作春秋難記條例　證曰興傳明言歆使撰條例章句則今左氏書法凡例之屬興亦有所附益與

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朝公卿大夫博士見于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遂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而罷升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

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證曰果如劉歆所述授受分明何范君謂其師徒相傳無人也春秋非史文言左氏者以史文視春秋並其失義也范君此論甚正而有本並非悚元賈逵之流曲學阿世所能勝

賈逵傳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證曰誼之家世好學誼果作左氏訓故不應至徽始從歆受也盖歆因徽而誣誼耳

逵傳又云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

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證曰賈逵阿世以讖論學本不足辨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耳言其此附讖文悔之也章懷太子注誤　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證曰穀梁與而公羊義滑左氏立而穀梁亦廢蔚宗爲武子之孫寄慨深矣曲學阿世以取貴顯而反斥守公羊者爲俗儒何哉

李育傳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羣書知名太學嘗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反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證

曰何劭公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 今膏肓癈疾尚存十一 白虎通德論亦多公羊家言則李元春之書雖不傳而意未盡亡也特未見其直指劉歆轉相發明之謬耳

班彪傳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 證曰左氏生哀公之後其書惟名春秋 班氏以史論左氏知左氏者也

說文解字敘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證曰六經及左氏春秋古文本當叔重時蓋亡矣或劉歆以祕府古文書經及左氏附益本賈逵之徒奉詔又以紙易竹帛舊本古字古言亦變矣文反正爲乏求之古文無是也古文正字上从二下

从丑若反正之之乃小篆耳亥有二首六身求之古文無是也古文亥作不似豕故呂覽子夏讀史記止三豕爲已不之誤若二首六身之亥乃小篆也此皆歆以小篆亂入傳會之顯證然如左氏癸亥冊敘襄公祀之類自杜預出而又變賈許之舊矣

孔穎達春秋疏云賈逵據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邱明作傳　證曰年表序不云作傳此或賈逵之說誣史公矣

疏又云據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證曰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昔本公羊者十之九本穀梁者十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于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

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案謹始之説本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説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説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此春秋當依檮杌猶晉語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章藝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歆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亡其體例畧同呂覽非傳左氏也史記云八篇藝文志云十五篇于春秋家云虞氏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非傳左氏者

疏又云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周官　證曰河間獻王傳言

獻雅樂不言獻左氏周官也蓋武帝時祕府固有周官左氏特武帝所不信而太史公所見左氏又非若今本耳且因獻王好古而以爲私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顯與朝廷異學當亦劉歆所誣而班氏誤采之

又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于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　澄曰王應麟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于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今校此疏前序光武于成帝前此又混歆于和帝時紕繆如此安能別古書之正僞

又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

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證曰嚴彭祖公羊經師安得此妄語蓋章帝令賈逵自選嚴
顔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必非先師彭祖
之言也漢志雖本有家語然王肅僞撰者乃有觀周篇言南
宮敬叔從夫子觀書于周此言左邱明與夫子乘傳觀
見夫子之語坿會之蓋又出耐後臧西成以此爲眞嚴氏眞
家語不辨家法失攷甚矣
經典釋文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魏人吳起起傳其子
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況況傳武威張
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
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　證曰此兼采僞
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爲之然左氏傳授不見太史公書班固

列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廷爭以為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出于別錄則鄭興父子賈逵陳元鄭元諸人欲申左氏者何無一言及之乎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羞稱管仲必非為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以左氏言魏氏事增飾尤甚蓋吳起為之以媚魏君然要非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貫公毛詩之學亦非賈嘉弟子據果以左氏為傳春秋授受詳明如此何不言諸朝為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飾之嘉與史公善當武帝時貫公與獻王同時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牽合逸書妄造此文元朗沖遠不加深察　錄如此可為典要乎